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興復之界世

(上)

著士爵沙
譯綱國史

行發館書印務商

序言

大戰十三年之後，我們好像又回復到停戰後那幾年的混亂了。到達真正復興的路徑，却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為曲折險峻；但是並不是不能夠找着和探索的。

這本書便是在這個困難境域的總圖裏的一個嘗試，在這裏面，我們得尋我們的出路——找出種種妨害牠的阻礙，和在可能範圍以內的通行大道。那些局部的圖表，富有正確的材料和精密的詳情，却是很多，也決不是這本書敢比擬的。但是牠們却不指示一個到達我們目的地的大概方向；並且因為是專家的著述，常常需要專家才能了解牠們。我們對於各部——那裏有單獨的和詳細的描寫——想設法得到整個的了解，並且兼顧牠們相互間應有的關係，那些不必須的事實，一概略去，使所有的路徑顯得清楚些。

並且我們必須要認定我們主要的方向，否則決不能在任何特別的區域裏選擇我們的路徑。

一個政策的概念應當統治一切專門的解決。現在我們決不能再使我們種種的問題像以前那樣的孤立了。人們在每一個範圍裏的活動，要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快更直接和更接近地互相影響着。黃金的短少或妄用，信用急遽的擴張或驟然的停止，能使最遠處的工廠或田莊的命運發生變化。而貨幣和信用，以及經濟事業在裏面進行的全部金融結構，對於其他範圍裏任何人們的努力和野心，社會上的需要和立法，政治上的期望和危險，都受着很深刻的影響。在這些極快的和範圍很廣闊的相互作用之外，還有我們時代裏最主要的特色新聞傳達的工具上的進步。

所以我要依次討論以下各特別問題：貨幣和黃金，信用和金融，賠款和戰債，商業政策和關稅，工業組織，政府管理，以及政治上的安全；在以上各範圍裏，我們將研究什麼是已經成就的，什麼弊端已經有了發展的；牠們互相的關係和反應是什麼；在這個困難的時期裏，各個有些什麼貢獻；還有，假使可能，在各椿事件裏，我們應當依照着什麼方式來補救或改革。

我們當今的艱難情況，假使描寫得不細密，容易發生偏袒和誤解。我們的觀察一定要普及全球，包括許多種努力和野心的境界——不但經濟的與金融的，還有社會的與政治的。並且還不可

以祇顧表面。假使我們祇注意釀成不景氣和金融恐慌的近因，我們決不能了解牠們的所以然，也不能找着補救的方法。我們一定要考察較早的和潛伏着的弱點和弊端，現在的事情祇是牠們的徵兆和表示。因為這個原因，雖然失業是我們目前最看得見和最困苦的特色，我們却不討論牠。因為牠祇是許多原因所造成的經濟紛亂的總果，這些原因需要單獨的討論和不同的補救。對付失業所直接策劃的舉動——乃社會正義和必需的一個方法——有時消除了，而有時反增加了，引起失業的惡弊；但是牠不能達到困難的真正根源。

還有，這個分析並不想檢討到我們種種的經濟程序之下，涉及在慾念和期望裏的那些深刻的變化，而是作為牠們根基的純粹「經濟人」（莊）所不知道的。社會化增進的要求，並不是想得到更大的物質安適，却是想不專為謀利的股東工作，而為社會服務；在一部份的關稅裏所表示的國家主義，牠的起源大都不是經濟的；變更大部份歐洲農業情形的農人自有其田的這種堅決的主張，祇反映着農人要覺得他是自己的主人的願望。祇要這些人們的希望在經濟的結構裏有了表示，就得歸入我們討論範圍之內；但是現代世界的根本心理却在我們的論題之外。

祇有分析還不足夠。我們所討論的並不是一個靜止的世界，却是一個在我們目前變化很快的。時間的原素很重要。所以當我們檢討各連續有關的範圍時，至少要顧及從休戰以後十三年內事情的主要變遷。

這樣一本很小的書，在這方面注重綿密的，分析的，和敘述的討論，顯然要有一定的限制了。牠祇能涉及很廣泛的大綱。牠一定有牠自己的見解。而現在的這個見解就是基於作者自己的特別經驗。他做了二十五年的公務員；而在這時期的後半部，他却是一個國際的公務員。因為他曾經參預，或很密切地接觸過大部份的國際舉動，來設法應付世界的經濟和金融問題，無論在最高經濟會議，（註二）賠款委員會，（註三）從西班牙（註四）到日拿亞（註五）在「娛樂市城」舉行的種種會議，或國聯。這樣的一個經驗有牠的長處和短處。作者並沒有經濟家的學術資格，也沒有在工業事業裏的直接經驗；但是他却和具有這兩種資格的人們常常發生很密切和不間斷的關係，並且有把他們的貢獻轉述給那些能夠施行法定舉動的人們的任務。依照他自己特殊的經驗看來，他所有的種種建議是能夠行使而有用的，並且他設法使牠們組成一個一貫的政策。在特殊的習慣

之下，著述的有短處是必然的，而個人的和國家的見解上的偏見，也是不能完全免除的；關於這些，他竭力自己糾正——但是無疑的，讀者們還須減折。就照這樣，不論價值如何，貢獻一個他人能在上面建設的基礎的大綱。

一九三一年一月

(註一) Economic man 為贏利而經營的人。

(註二) The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

(註三) The Reparation Commission。

(註四) Spa。

(註五) Genoa。

原書第七版序言

自從世界不景氣進展到牠的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一年夏季發生的金融恐慌加在一九二九年秋季開始的經濟衰落之後，——又有一年半了。

這本世界之復興是一九三一年十月，在這第二階段的早先幾個月裏，開始撰著的；除了校對的時候幾個修改以外，牠的全文在翌年一月告終，四月出版。從那時之後，事情變更得很快，現在預備發行普通的新裝本，對於和這本書內容有關係事情，不妨作一段簡略的概要。

在一九三二年一年中的經驗，或評論報裏的研討，並不會指出診斷或補救裏需要任何的大更改。並且情形也沒有根本上的變動。主要的困難仍舊存在着：應付牠們的嘗試（幾乎沒有例外）還沒有達到成功或失敗的程度。

這本書的主要觀念——就是我們應當根本改革我們的制度，並不是把另一個來替代牠，使

政治上的自由或私人的事業沒有活動的餘地，——却受着兩個相反的意見的批評。有幾個評論——祇是很少數的——竭力主張我們應當，並且可以，退回我們的步程，而重造種種的情形使個人主義的制度能夠有和牠在前一世紀裏那種差不多自動的運用。其他的以為，大概更為動聽些，我們現有的制度缺乏爲了自己改革的建設力量，因此牠必有崩潰的一日，讓一個根本不同的東西有所建樹。我仍舊相信一個有計劃的社會是不可少的；而計劃和自主的要義是可以並立的；並且我們的政策應當是一個有策劃的和積極的改革，決不可以聽天由命，陷入一個結果無從測料的禍難。即使我相信成功的機會很少，我想這一代裏那些享有西方文化很豐富的因襲的人們，不履行這個嘗試，在可能的崩潰的形勢裏找着有作有爲的激勵，而祇聽命於失望，却有負於所囑托的重任。但是我相信，在一個心理的和物質的不景氣裏，世界裏真正建設的力量却被輕視了；祇要把牠們喚起，就可以使我們的任務變成能實踐的。

這個時候世界的景況和一年前的大概相似。原有的不景氣被金融恐慌所占有。真正或恐懼着的不能償付債務，和不能得到負債者的償還，已經使個人、公司和公共機關限制了牠們的購買。

無論所採用的方法是什麼，結果總是減低物價，減削進款，生產停頓，失業增加，而使能夠保持不破產的平準極度降落。這種程序影響着國內和國外的貿易。而對於國外貿易，却有雙倍的力量，因為那兒除了個人的舉動以外，還補充了國家的處置辦法。在這時期裏的國家政策，大都是想補救或獲得國家貿易上的平衡。負債國和債權國都企謀一個「正號」的差額，那就是牠們的賣出要比買進的多，或者，正確些說，因為牠們限制購買要比擴大賣買容易，就使買進的比賣出的為少。負債國曾經理由很明顯地說過，假使要牠們有償付已往債務的能力，非使牠們的出口貨超過進口貨不可。但是在債權的方面，也深感着金融中心點所受到的緊張，如一九三一年英國的經驗，而需要入超給以額外力量，因為所有的輸入很顯然要和所有的輸出相等，上面所說的政策的目的，整個看來，分明不能夠得到了。無論政策所顯示的目標是否要得到貿易上的入超，或者還是更通常和更直接的要保持貨幣的金本位制度，和使牠不再跌落，却在限制輸入和其他各國輸出的方法裏表現着；這種互相限制的情勢很快地就要完成了——並且也逐漸地利害起來。

所以幾乎在這個全時期裏，世界物價跌落；弄得舊有的事業全無贏利，新的事業也絕了出路；

債務的負擔——私人的和公家的——都已增加；破產和停止償還幾乎遍及各地；失業者也增多了。貿易上的阻礙，不單是增加的關稅，還有限額、禁令，以及更利害的匯兌限制，日見繁殖。有些國家裏，恐慌和窖藏更增劇了已有的金融的和通貨的困難。而最壞的，是一般的政治情形——這是信任心的發展以及國際投資和貿易的恢復所依賴的——更為嚴重。遠東的情勢和軍縮的危機，對於防禦戰爭的新「集團制度」都比以前任何時期有更重大的威脅。（註二）

但是，也有幾方面的情形似乎好些。那些及時使貿易循環轉變的自然力量已經在發動了。過剩的存貨已逐漸減少。有些產生食料的國家的情形也已增進，這一部份由於物價上的增加，一部份是由於通貨適當的跌落的結果。德國的經濟情形顯然有了進步。破產和停止償還等苦痛的程序，雖然在別方面造成了新的困難，但是有些地方却把混亂的情形掃清。一個比較少悲觀的態度已經可以察覺到，例如在美國，威脅美金那種的恐慌和窖藏已經逐漸消滅，而有了比較樂觀的前途，這在股票市場價值的上昇裏就可以看見。假使在這個不景氣裏沒有特別的徵象，也沒有像這本書裏所敍述的那些對於復興的特別阻礙，恐怕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向上的轉變了。但是不幸

這些阻礙大都還存在着，整個的情形仍舊很可疑，貿易上真正恢復的信號還不可見。單有自然的力量決不夠應付，指導和有胆量的政策仍不可少。

其實，在有些事件裏，並不缺少這樣的政策，尤其有三個實例，表示有胆量的政策的可行。

第一，美國的貨幣政策，目的是抵制緊縮和阻止物價的跌落（參看第一〇九頁附註）仍舊在行使；牠不但對於美國已經顯示了有利的結果，全世界都受到好處。在初夏物價繼續跌落和悲觀的態度極流行的時候，有些人很冒昧地說，這個政策已經失敗了。他們不知道，就是在最順利的情形裏，這種的貨幣政策也需要好幾個月，才能看見牠的效果；並且在這個情形裏，可用的新貨幣，在牠能夠開始使物價有實在的增進以前，還要應付三個至急的需要。牠要消除國內窖藏的和因外國人提取存款而發生的黃金向外流動的影響；其次，銀行還要使牠們自己有更大的周轉能力。在這個階段成功了以後，新的貨幣政策才會幫助物價上昇。無疑的這個政策止住了強有力的緊縮力量——否則這會使整個的情形更加嚴重——並且還爲了現在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進步建立了根基。

對於美國和世界，這個政策在最近的將來是如何，却很重要。現在牠最初的目的已經實現了，而對有些業已採用的步驟，却有撤回的趨勢的形跡——希望這是不真確的。

其次洛桑協定（註二）的確解決了賠款問題，照牠的辦法，將來償付的款項決不會再擾亂德國的經濟情形或世界的匯兌。這是一個用有啟慮的集團舉動，來解除這本書初版裏所討論的對於復興的一個主要障礙的實例。祇有對於解決賠款問題的建議，我覺得有重寫的必要（此外大都是字句上的修改而已。）實際上所達到的解決，和我所設想的一般，不是完全的取消，而是延期償付辦法，把楊格計劃（註三）裏所規定償還的款項減成一小部份，並且還有特別的保障，使這樣減削償還的款項也不至於有害。延期償付的期限比我的短些；但是每年償還的數目却少了很多；而保障的性質也和我所建議的不同。大體看來，這解決法比六月前我所寫的而以為可以辦到的，的確要好些（因為負擔較輕。）我覺得沒有重印那些失了時效的建議的必要；所以我取消了那一段，而補入一段真實解決辦法的紀要。照形式上說來，這個協定須要批准，而戰債的解決是批准的先決問題。但是在實際上，假使德國自己批准了，這協定可以說使德國免付的數目，要比她在協

定裏所同意償付的還多。照我看來，洛桑協定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並且是最近一年來對於用有效的國際舉動，可以應付包圍着世界各問題的希望的一個主要鼓勵。

第三，在英國有極大的公債轉換（註四）而在法國也跟着發生，祇是範圍較小，並且沒有這樣積極。依據一個法案，就把英國二十萬萬金鎊的債務變成百分之三・五的利率。在法國，大約有這個數目的半數，變成百分之四・五的利率。在這兩樁事情裏，立刻見到的效果就是對於預算有很大的補救。但是主要的意義，却在倡議長期借款利率一般的減削。假使這個減削能夠成功，對於鼓勵新的企業，和使大部份（自然很難是全部的）現有私人的債務易於承擔，都有很大的助力。

因此我們有三個指導明敏和動作週密的重要證例，一個是美國的，一個是歐洲的，一個是英國的，都很有效地防止了那不能駕馭的力量的漂流。牠們都在鼓勵我們的希望——這就是相信人們還可以做自己命運的主宰，和克服依舊存在的那些更多的和更堅固的阻礙。

第一就是戰債問題。在這本書的第二篇裏，敘述過這些債務和不景氣及復興前途的關係；大約還是爲了那個目的來寫好些，不必涉及當今的那些談判。所以再版時沒有修改。但是這篇序言，

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裏發生了交換通牒，償還和停付等等事情以後寫的，最好對於大西洋兩岸的政治家在將來的幾個月裏所必須應付的任務，加上幾個解釋。

這顯然全賴好意的人們，來儘力造成一個進行這種交涉的環境，並且不問交涉的結果如何，獲得一個脫離一切可避免的激怒和感情作用的接受。要做到這點，祇有各方面用了很有意識的和正確的努力，來了解其他方面的心理和見解。

對於戰債的債務國家，我有一個建議，就是牠們應當想像到美國民衆的態度，他們的意見和願望都在國會裏表現出來。例如，讓牠們想像美國西方中部的農民。他的田地抵押了；他賣出去的麥價大約跌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因此他抵押上的負擔就增加了三倍。他知道國家的預算裏有很大的不足；而失業者的數目不但破了以往的紀錄，還比其他各國的多。他知道戰債的減削，並不是公債票的所有者少得些，祇是美國的納稅者來代替歐洲的納稅者償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不願意接受這種負擔是容易了解的。

這是容易了解的，但是照他自己的或一般的利益，這並不可以就說是對的。比較起來，物價跌

落，商業上的限制，和整個的不景氣所釀成的損失，比戰債償還的任何數目更大。那末戰債裏大量的減削，在復興裏是否是決然的原因？

在這部書裏，美國的讀者可以找到我對於這個答覆的大部份。他將看到世界貿易上的限制，如何減少了一國對別國的償還能力；物價的跌落如何增加了這種困難；這種的緊張如何幫助着混亂了世界的貨幣制度。假使他詳細攷察賠款的歐洲債權國在洛桑做了些什麼，以及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時候却是最好的機會，來了解政府互相欠的債務和不景氣的關係，以及債務國家現在的心理。他毋須承認賠款和戰債之間，有任何法律的或道義的關係；重要的是牠們經濟和金融的現象及後果，而這些顯然是相同的。在這兩樁事情裏，債務並不像尋常的投資牠的後面並沒有可以賺錢的產業；在這兩樁事情裏，因為物價的跌落，真正的負擔已經比加倍還多，而貿易容量的減少更足以使之增重；在這兩樁事情裏，償付的責任對於世界貨幣制度和匯兌，已經釀成了重大的緊張，而成了復興的一個障礙。

歐洲賠款的債權國已經有了一個解決的辦法，裏面除了胡佛延期償付的一年以外，先給德

國三年的完全展期，於是再把剩餘的債務規定一個總數，——這在名義上是三十萬萬金馬克。用發行公債的方法，來償付這個債務，而發行這個公債的條件，是決不使德國每年的負擔超過一萬八千萬金馬克；此外還有別的保障，防止德國的信用受着任何危險。楊格計劃——已有三年的歷史——規定每年所要償付的數目，比現在的大約要高過十倍；而有了現在的種種展期和保障以後，這個名義上三萬萬金馬克的資本債務，估計起來大約還不到二萬萬。

這個解決的目的是很顯然的。牠並不是把負擔加諸美國，或者強迫她無論戰債的談判怎樣，沒有一個負責任的人會相信楊格計劃裏規定的德國償付會，或者能夠復活。這個解決也不單是慷慨的舉動。這祇因為歐洲債權國，認清舊時的償付不能夠維持，而牠們劇烈的減少可以幫助恢復信任和景氣。以後的經驗很可以證明牠們的意見。在洛桑之後，物價立刻就有增進的趨向，而股票價值也增高了。但是對於世界一般情形的效力，自然還要依賴別的因素。歐洲賠款的債權國能夠很有成效地，解決了各政府間互相欠的債務的一小半，但是沒有力量對付其餘的。無論如何，除了洛桑對於世界情形的效力還是不確定之外，牠的確增進了德國的信用和金融地位，還使德國

有能力償付她的商業債務——這對美國的利益，不亞於對那些歐洲債權國的。但是還不止於此。在以前的幾個月裏，德國比任何別的國家，經濟情形裏有更大的確實的增進，和更多的復興的實在表示。每一個推測都以爲各政府間互欠的債務的其餘部份有了相同的解決以後，可以給復興一個很有力的推進力，而使其他各問題——當然還有其他問題——易於解決。

至於任何新解決的性質應當如何，洛桑至少供給了一個有趣味的例子。根本的金融事情大概是相同的。洛桑不但建議了一個任何解決可以在裏面實現的範圍，還貢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規定一個總數，用發行公債的辦法來償還。

我們不能夠很直截地說，在想像裏可能的世界貿易的任何情形之下，要充份履行現有的協定，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利用借款來應付日下的債務——這是從陶斯計劃（註五）到胡佛延期（註六）的德國償付方法——雖然可以實行，也不過延緩和加甚了種種的困難。債務國不能夠在直接的或間接的貿易裏，預先籌劃任何這樣的出超來，維持償付。於是祇有黃金了。英國在十二月裏對美的償還，大都取用準備金裏的黃金，因此減少了，不然至少延緩了，英國法定貨幣依照着任